

1935年春的一天,沈醉因抓捕一名中共地下党人,从三楼顶摔下,左眼珠被竹竿挑出。沈醉被部下急送医院救治,戴笠特地请来著名的外国眼科医生为沈醉手术。陈爱获悉后,对沈醉说是安装天线而不慎坠落的谎言深信不疑,便立即赶至医院悉心照顾沈醉。当沈醉伤愈出院后,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。

然而,沈醉母亲罗群竭力反对儿子的这桩婚事。这位以三从四德为标准的老人,对追求自由进步、在外抛头露面的新女性陈爱大为不满。另外,戴笠认为陈爱思想激进,是个“危险分子”,故坚决不同意。

在热恋中的年轻人面前,任何的反对往往都是无济于事,有时反倒会成为一种催化剂,沈醉与陈爱便不顾一切地开始秘密同居。第二年,陈爱在辣斐德路(今复兴中路)的一家妇孺医院里生下一男孩。

按照沈醉的想法,此时陈爱就应该在家做个全职太太。而陈爱坚决不同意,她表示,“如若不工作,宁可不结婚!”加上陈爱产后身体不佳,沈醉只好将儿子交与自己一个姓苏的部下妻子代为抚养。

1936年11月,陈爱返回福建安溪老家探亲疗养。

黄浦江畔 一对情侣分道扬镳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刚刚回到上海的陈爱立即加入“上海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”,进行抗战宣传。

此刻,沈醉也接到戴笠的命令,将率领一潜伏组秘密进入日本人集居的虹口区,收集日军情报。临行前,沈醉想对陈爱的生活做些安排,便打电话约陈爱去黄浦江边,一个他们谈情说爱时常去的地方。

两人刚刚见面,陈爱的一番话令沈醉为之大吃一惊,我们一起去

一段鲜为人知的沪上初恋(下)

◆ 左中仪

延安吧!”沈醉立即表示坚决不同意,并竭力劝阻陈爱也不要去。见陈爱执意的态度,万般无奈的沈醉道出了他真实的身份。

陈爱与沈醉虽然平时在一些观点认识上有着很大分歧,但令陈爱万万想不到是,一个曾经与自己共同生活了近三年的亲密恋人,竟然是个特务,一个迫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。

陈爱脸色苍白,深深地叹了口气,喃喃地说:“想不到竟是这样!”说完,扭头就走,消失在茫茫人群中。

不久,沈醉得知陈爱已去了延安。无奈之下,只好将儿子送给那家人改做养子。多年后,沈醉将这个孩子送去读航校,1949年这个孩子随校去了台湾,从此音信全无。

1938年夏,已任军统临潼特训班教官的沈醉,通过在武汉的《新华日报》上刊登寻人启事,经陈爱在《女子月刊》时的原同事赵清阁(解放后任上海天马电影厂编剧)的帮助,与在延安的陈爱取得了联系。陈爱在回信中告诉沈醉,他们的订婚戒指以及所有沈醉送她的首饰均捐给了抗日团体,并表示对自己奔赴延安的行为绝不后悔。

沈醉与陈爱的书信来往被其姐夫发现后,沈醉被迫终止与陈爱的联系,从此两人断绝交往、人各天涯。

奔赴延安 一生崎岖坎坷

1937年10月,陈爱随演剧队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。陈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“莫耶(即莫邪)”,意思是做人就要像鲁迅《铸



■ 晚年的莫耶

剑》书中描写的那把锋利宝剑。

1938年4月,莫耶在延安高涨的抗日热情和根据地欣欣向上的氛围下,挥笔写下《延安颂》的歌词:“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,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;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,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。啊!延安!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,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……”后经郑律成为之谱曲。这首歌诞生后,饱受赞誉,多年后被列入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。

当《延安颂》在为中央首长演出时,毛泽东首先起立为之鼓掌,周恩来也曾亲自指挥过大家合唱这首歌曲。《延安颂》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,大批革命青年唱着这首歌奔向延安,加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。

1938年冬,莫耶随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奔赴晋绥抗日前线,任战斗剧团编剧。在此,莫耶编写了大量的歌剧、话剧,用文艺武器为抗战作

真相推理师:嬗变

呼延云



13.探视陈丹

“还有,从时间上推理,1号凶嫌和2号凶嫌也不可能是同一个人。”郭小芬说,“因为1号凶嫌犯案在前,2号凶嫌犯案在后。种种迹象表明,2号凶嫌暴露出的破绽比1号凶嫌多得多。如果说2号凶嫌模仿1号凶嫌,还说得过去;如果说1号凶嫌突然刻意变成2号凶嫌的行为模式,从不在犯罪现场留下任何破绽,变成留下凶器和大量的指纹、足迹——他这不是找死吗?!”郭小芬说。

“当务之急,在于尽快定下先抓这两个凶嫌中的哪一个。”列席会议的许瑞龙说,“1号还是2号?”林香茗沉思了片刻说:“从长远看,1号凶嫌可能更危险,因为他的犯罪水准和反侦查能力明显比2号凶嫌要高得多,但是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分析,模仿犯往往比被模仿犯的社会危害性更大。所以,我认为,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抓捕2号凶嫌上。”

在林香茗的布置下,大家各赴“战场”。郭小芬对呼延云说:“你,跟着我走。”在电梯里,他们遇到了一个矮胖子的警察,名叫马笑中,马笑中看了郭小芬半天,突然说:“好啊!我可算找到你了!我是椿树街的管片儿民警,那天晚上正巡逻呢,看你跌跌撞撞地从胡同里跑出来,那么晚了,你去果仁巷胡同做什么?”马笑中好奇地问。

“我为了一个案子,去找一个姓贾的,没有找到……”“你要找的人是不是叫贾魁?”马笑中说,“他有个继女名字叫陈丹。”郭小芬十分惊讶:“你认识陈丹?”马笑中放开了攥住她腕子的手,神色变得凝重起来:“岂止认识……我正要去医院看望陈丹,你们和我一起去吗?”

二十分钟后,马笑中把他那辆警用普桑停在仁济医院的停车场上,由于住院部大楼床位比较紧张,住院患者成分又非常复杂,所以市局跟医院做了工作,将陈丹安置在旁边一栋小白楼的一层。

楼道不长,洁白的地砖亮可鉴人,右边是化验室、B超室、心电图室,左边是ICU(重症

监护室)以及标号为108和110的两个供患者住的病房,现在都空着。陈丹住的房间,在楼道尽头左手的112房间,112的对面是洗手间。

时间已是下午,这间窗户朝东的房间,有些昏暗。陈丹躺在床上睡着了。左边床头柜上的长颈玻璃花瓶里插着一束花,右边的床头柜摆着一台小巧的CD机,苹果型的,特别可爱。

护士一手拿着空的吊瓶,一手拎着输液管走了出来,对马笑中说:“你又来啦?”口气不无揶揄。马笑中压低了声音问:“于护士长,陈丹她……怎么样了?”“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,就是非常虚弱,需要静养。”

“于护士长。”郭小芬问,“我看见花瓶里插着的花还很鲜艳——上午有人来探视过陈丹吗?”“有啊。有个叫白天羽的大学生比马警官来得还勤,三天两头就要来看陈丹,花就是他带来的。”“还有人来探视过吗?比如她同宿舍的同学——我在她宿舍里看见过那个苹果型的CD机。”

于护士长想了一想说:“你一说我想起来了,确实有一两个女生来探视过陈丹,带来了那台CD机,不过陈丹自己没法操作,我怕打扰她休息,很少放音乐给她听。此外,还有两个人来过:一个是陈丹的班主任;还有一个面孔黄黄的,头发稀疏,嘴巴尖尖,耳朵上有一撮黑毛……”“这个人是贾魁,陈丹的继父,耳朵上那撮‘胡子’是他的标志。”马笑中说,“我和陈丹从小就认识,我上初中,她上小学,都住这附近,放了学老在一起玩。她爸爸死得早。不知道她妈妈后来怎么把那个姓贾的带回了家,一看就是个人渣。”

他们出了医院,马笑中开车,将他们带到椿树街果仁巷胡同,推开4单元的楼门,三个人一起往楼上走。

“陈丹的妈妈死得很突然,据说是滑倒了,脑袋撞在暖气片上。”越往上走,马笑中的声音越低沉,“但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,工作后我还调过案件的卷宗,上面说是意外死亡,我又没学过法医,看不出什么。妈妈死后,陈丹经常和一群流氓混在一起,成天叼个烟卷,大半夜参与群体斗殴,还被我们拘过。在派出所里,她蹲在墙角,看见我就叫哥,我眼泪差点没掉下来……”

21.手把手传授

在张洵澎眼中,言慧珠身上的确有不少“大小姐脾气”,不过这种脾气更多源自自尊与自爱,不可妥协。而这一性格,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言慧珠最后的悲剧。张洵澎对于言慧珠,理解和同情,甚至在她的骨子里,也有着和言慧珠一样的固执倔强,这也难怪这两人会惺惺相惜了。

还有,大概就要归功于张洵澎的聪慧了。言慧珠自己是个极其聪明的人,尤其在舞台上,玲珑生风,满台生辉。自然,聪明人也喜欢聪明的人。言慧珠来到戏校不久,就开始让张洵澎跟在戏里:言慧珠演全本《牡丹亭》,张洵澎就是春香;言慧珠演《百花赠剑》,张洵澎演百花公主身边的江花佑。另外像《长生殿》的“迎像哭像”、《太白醉写》里的杨贵妃,虽然都是配角,却令张洵澎进步神速。见张洵澎是个可造之材,言慧珠也格外着意加以指点,渐渐把自己的戏一出出传授给张洵澎:《牡丹亭》里的杜丽娘,《百花赠剑》里的百花公主,《墙头马上》的李倩君,还有《贩马记》里的李桂枝,《长生殿》里的杨贵妃等等,都是言慧珠手把手传授的。

言慧珠在戏校,除了排戏教戏之外,同时也向传字辈艺人问艺。她经常将朱传茗请到“华园”家中为自己授课,往往这个时候,朱老师就会带着张洵澎一同去。言慧珠对朱传茗相当尊重,每次授课后,都准备了丰盛的菜肴招待朱传茗老师,当然也就少不了张洵澎的。张洵澎记得有一次,言慧珠准备了极好的大闸蟹款待朱老师,张洵澎却因为拘谨,都不敢怎么吃。

张洵澎和言慧珠的另一个相似之处,在于两人对于追逐时尚都非常敏锐。在那个年代,言慧珠的新潮、开放被很多人视为异类。张洵澎虽然表现得没有言慧珠那么夸张,但在同学中,她的打扮无疑是最有个性的。再加上好身材,颇有些鹤立鸡群的架势,所以,两人在这方面总是表现出非常的默契。1961年8月,从戏校毕业不久的张洵澎,跟随俞振飞、言慧珠带队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赴香港演出,历时一个多月,受到港九市民的热烈

欢迎。香港《大公报》等报纸报道演出团的情况,并对张洵澎主演的《牡丹亭·游园惊梦》大加赞赏。一时间“小言慧珠”“言慧女”的名声在香江传开了。

说起在香港的演出,还闹了一个趣事。有次演《贩马记》,言慧珠主演李桂枝,张洵澎陪演丫鬟。开场后,在锣鼓点子中,张洵澎扮演的丫鬟手拿红纱灯出场上台,香港观众不知道,以为上场的就是言慧珠,一阵掌声,来了个满堂彩。这下坏了,言慧珠无法上场了,她的“门帘彩”被冲掉了。于是她不出场,就在台边上等着。幸亏鼓师很机灵,重新再起锣鼓点子,言慧珠扮演的李桂枝款款出场,热情的香港观众,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这次事件,更加强了大家说张洵澎像言慧珠的印象。

当演出团赴港演出先期到达广州休整的时候,言慧珠悄悄对张洵澎说:“阿澎,现在香港都流行短旗袍了,明天把你的那件拿来,我带你一起去改了。”第二天,张洵澎带着自己的那件苹果绿颜色、黑丝绒镶边的旗袍,而言慧珠则带了一大包各色旗袍,由一位叫汪伯伯的行政人员带路,兴冲冲坐着三轮车去了广州的一家制衣铺。几天后到了香港,张洵澎发现言慧珠说得一点没错,大街上已经很少看到她们那种长及脚踝的旗袍样式了。后来,青年京昆剧团合影留念,一大群人中,只有言慧珠、张洵澎两人的旗袍是短的,分外醒目。

别人都说张洵澎像言慧珠,张洵澎也的确时时处处注意模仿言慧珠在排练和演出时唱念韵味,身段动作的节奏,甚至连抿嘴、皱鼻时的风情,神态都学得惟妙惟肖。香港归来,“言慧女”的雅号也传开了。对此,言慧珠本人不仅认可、也是很高兴的。1963年的一天,她和俞振飞带着张洵澎去一位医生朋友家做客,用餐时,言慧珠搭着张洵澎的肩膀,很认真地说:“我准备和阿澎一起拍一部电影,就叫《母女俩》,我们演一对母女,我演旧社会过来的母亲,阿澎演新社会成长的女儿,一定会打响的。”

虽然言慧珠的愿望最后没有实现,但她对张洵澎的疼爱却可见一斑。

张洵澎的人生历程

秦来来 杜竹敏



张洵澎的人生历程,从1937年出生于上海开始,到1961年考入上海京昆剧团,再到1963年随团赴港演出,历时一个多月,受到港九市民的热烈

欢迎。香港《大公报》等报纸报道演出团的情况,并对张洵澎主演的《牡丹亭·游园惊梦》大加赞赏。一时间“小言慧珠”“言慧女”的名声在香江传开了。

说起在香港的演出,还闹了一个趣事。有次演《贩马记》,言慧珠主演李桂枝,张洵澎陪演丫鬟。开场后,在锣鼓点子中,张洵澎扮演的丫鬟手拿红纱灯出场上台,香港观众不知道,以为上场的就是言慧珠,一阵掌声,来了个满堂彩。这下坏了,言慧珠无法上场了,她的“门帘彩”被冲掉了。于是她不出场,就在台边上等着。幸亏鼓师很机灵,重新再起锣鼓点子,言慧珠扮演的李桂枝款款出场,热情的香港观众,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这次事件,更加强了大家说张洵澎像言慧珠的印象。